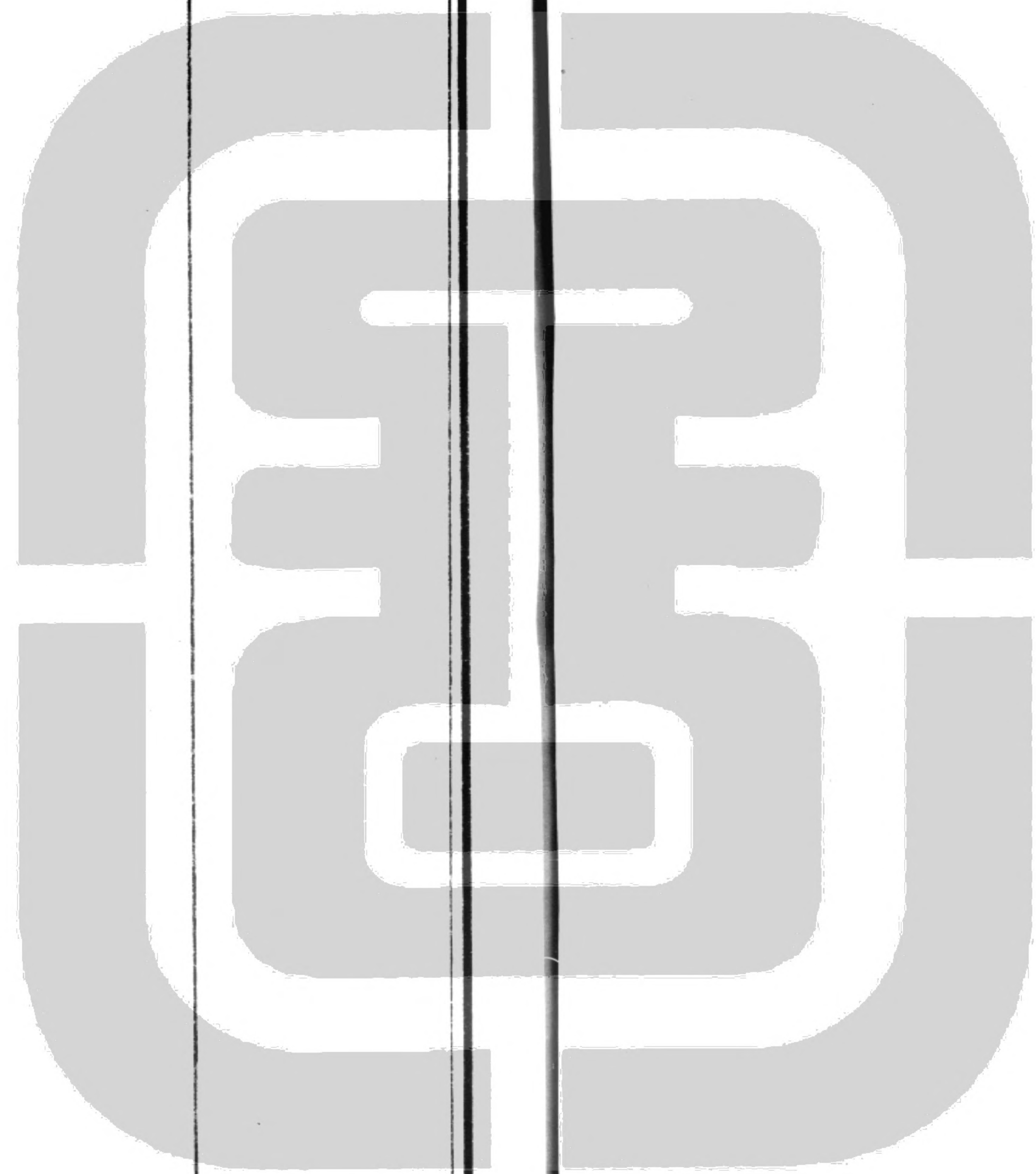




--	--	--





鐵崖先生傳

鐵崖先生者名維禎字廉夫姓楊氏世為紹興山陰

縣人母李氏夢金鉤自月墮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

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

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顯易怠去梯轆轤傳食積五年

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

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

紹興錢青場司今坐損益久不調遂放浪錢塘與道

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為樂至正初詔徵天下

儒臣脩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與史成正統訖無定



論乃著正統辨其辭曰正統之說作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命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言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

備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儕吳楚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也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於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子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等正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二十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



大一統然則今日之脩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  
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  
承旨百一王公脩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脩  
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  
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  
豈不以宋渡下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  
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  
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恠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  
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  
盛契丹之號立於神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

福之日自阿保機訖於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  
五年夫遠唐之遼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  
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蒙中夏而石晉氏不  
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  
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  
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其  
有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  
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  
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  
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



非君臣遠祖神用之際宋祖未生遠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遠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為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

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為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繼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周郭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太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于歲曆數之統不



必以承先朝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夫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

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九百有

五十又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餘鬼此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餘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也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非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責以靖康之後為遊魂餘鬼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章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而語也論正順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



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先武重耳者乎而又可  
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渡南為南史也明矣再攷  
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甲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  
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  
之年而我主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  
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  
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  
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  
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  
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編在宋矣論至於此

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  
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  
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  
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  
接遼以為統至於嘑天數之符恃世祖君臣之喻逆  
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  
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  
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  
我元吾人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  
為何君也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論之請復



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九五  
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  
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  
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  
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  
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  
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怠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  
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  
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  
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  
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  
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朱子傳焉及乎立  
中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  
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  
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  
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  
治統之所在矣嗚呼隔世而後其議公事以而後其  
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  
論定也晉史脩於唐唐史脩於宋則宋史之脩宜在



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  
自任而又誇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  
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  
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詞為經而正統大筆  
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  
笑為厚耻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  
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 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  
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  
經制故斷然定脩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其盛典  
也故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  
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  
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舉平無其言  
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  
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  
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唱其言  
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辯以俟千載綱  
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  
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流王勃兒輩之伎其君者  
耳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辯出見者躓之謂其正  
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游吳



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于家誨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于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穎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尤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錢塘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畧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沮吳之人萬口一辭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日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

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為者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則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餘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况為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之法有奸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為忠者某



人有託詐以為直者其人飾貪虐以為廉者閣下  
信佞為忠則忠臣斬尚者用矣信詐為直則臣有趨  
高者用矣信貪虐為廉良則驢驕者進隋夷者退矣  
又有某繡使而拜虜乞定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  
下禮之為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  
人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  
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砭切政病規進閣下  
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  
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謀  
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釁闕多端不有內  
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  
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  
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  
群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  
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  
之言於乎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衆惡其直且  
目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識帖木耳  
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徒  
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  
文為重



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師年  
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為  
買地葬之先生為人不高峻絕行接引人物稱之  
恒過其實士以此咸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  
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松上數踵其  
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  
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画為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  
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  
法士所疾一日遊蟠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  
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

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舉服其器家隱三吳  
遷其居有曰草玄問曰藉景軒曰柱頰樓曰小蓬臺  
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  
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  
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  
酒不輟樂恕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錢  
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  
競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元繼宋李之後政厖文抗鐵崖務劇一代之  
陋上追秦漢雖詞涉夸大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



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至光劍氣自不可掩身  
屢誣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任止典市官卒不得大  
用意君子之所貴又豈但位也哉

鐵崖先生傳終

十二卷

圻城老父射敗將書

上夔夔平章書

與同年索廉使書

投秦運使書

穀齋銘

竹林七賢畫記

書錢氏世科記後

濯纓亭志

雪巢志

桂軒辭

藏六窩志

新建都水廣田使司記

吏部侍郎貢公平釋記

竹夫人傳

葛松壺志

啞娼志





跋蹀志

七客者志

觀夢軒志

鮑孝子志

李氏母死節志

卷之二

江浙平章三旦八公勲德碑

晉太傅羊公廟碑

上海知縣祝大夫碑

夢鶴銘跋

尚夷齋銘

中山盜錄

東園散人錄

石丈人錄

先考山陰公實錄

蓮花漏賦

記里鼓陣賦

土圭賦

田橫論

酷吏傳論

魯仲連論

黃華先生傳

羅製傳

卷之三

斛律珠傳

夢鶴道人傳

楊佛子傳

姚孝子傳

鐵笛道人自傳

璞隱者傳

趙生傳

冰壺先生傳

琴觀傳

夏侯節士辨

金華先生避黨辨

揖拜辨



贈李春山風水說

東臯隱者設客對

葬大夫平反

殷氏譜引

九山精舍

志血櫃

告鎮公文

黃茶夢

卷之四

鹿皮子文集序

鹿皮子文集後辨

苗氏備急活人方序

春秋定是錄序

李仲虞詩序

周月湖今樂府序

曾元博左氏本末序

玉山草堂雅集序

優戲錄序

抹撫氏註道德經序

唐士弘文集序

留養愚文集序

漁樵譜序

春秋百問序

郭義仲詩集序

沈氏今樂府序

詩史宗要序

春秋左氏傳類編序

有禰氏志

慶氏子庖丁志

明遠說

尚志說

跋完者禿義讓卷

四十五日約

梅深說

跋包希魯死關賦

跋楊妃病齒圖

余子玉小像贊

孫元實小像贊

坦然子小像贊



二賦歲

秋暘小像贊

題呂敬夫詩藁

李元卿墓銘

歐陽彥珩墓銘

馮虞謙墓銘

高節先生墓銘

姚虞士墓誌銘

郊韶詩序

崑山郡志序

卷之五

三且說

思親圖識

跋月鼎莫師符券

裘生楊齋銘

題石伯玉萬戶乃祖鴈蕩詩

冰壑志

吳達父養心齋說

太平醉民說

陳生文則字說

倪用宣字說

東白談

吳元臣字談

素履齋說

夢鶴幻仙像讚

汙杯予志

三尸氏錄

關寶氏議

書篤魯公辦事卷

我我說

跋虞先生別先上人說

因齋說為會稽張道士述

方丈室記

竹雪齋記

送用上人西遊序

送照上人東歸序

春草軒辭

祭揭曼碩先生文

淮海虞士壽家募貲序



祭馮仁山先生文

滕何氏馨志

李參政倡和詩卷序

兩浙作者序

曹氏雪齋弦歌集序

聚桂文會序

刑統賦釋義序

雲巖說

蘭友說

清溪亭記

毛隱上人序

目錄終

鐵崖文集卷之一

會稽 楊維禎著

毘陵 朱昱校正

圻城老父射敗將書

某年某月日圻城老父謹射書一通于吉栗將軍足下傳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婦之事夫皆天出也故曰天制天制而臣違之必有天刑故君之甲令著焉吾元之有天下也統一案寓非曩時三分吾剖列為敵國國無定臣臣無定主得士者王失士者亡士或失意即蒙袂盛素走西走東



以移所事今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之職分不無  
親疎遠近之間而將軍則開國勛臣之後也將軍結  
髮事君已十年所君臣之天繫亦舊矣將軍又誓以  
報國自許朝廷信之以將軍行相行軍國重事為將  
軍始計革斃民之法殺起盜之吏以謝天下收潰散  
之心以少制糜爛之勢然後將軍親服堅銳以率士  
卒周親左右皆編於行伍之間以與士卒同甘苦議  
其可用而後示以用之之期此急務也而將軍不爾  
率然統市井之兵經雲川軍駐桐汭所過雞狗草木  
無不夷滅避將軍者如避水火將軍誓滅寇而寇以

將軍入城之期為陷城之日將軍城下之盟又不以  
死殉單甲隻兵先三軍而遁深入某所為狐兔苟托  
穴之將軍自度此時得自營為苟安之計乎無也王  
夷甫嘗自營於未敗之先三窟是也不知火及城野  
窟且無托雖有泰山虎豹之穴亡以為庇足之地矧  
狐兔乎丈夫立身事君窮而至此亦足以悲將軍且  
大號於人曰大國之將不足為吾為某水軍而已耳  
不加頸而百釘之犀雙珠之虎不敢不卑昔李將軍  
敗入于胡小忍須臾之死以圖曹柯之盟志士至今  
悲之今將軍倒行逆施是將軍之志又出李將軍下



君子論人曰苟不得賢人用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  
愚人以小人挾才為惡天下之大惡無不為矣將軍  
其忍於為天下之大惡耶為天下之大惡顯戮之日  
其得貸於將軍之頸乎將軍宜自為規死則已矣苟  
未死也必奮大辱之積以圖李將軍曹柯之盟歸有  
面目見圻城父兄也

上夔夔平章書

平章國公先生閣下某聞晉人稱趙文子為知人其  
知人者非以其善論九京之人而以其克舉當代之  
士於筦庫七十有餘家雖賤而不棄衆而不惑也使

晉國無武則賢而困於筦庫者不得移官與賢者也  
舉於位者有不賢於筦庫則晉國何賴乎此文子所  
以為知人之盛也代之賢者未嘗少也或不幸淹棄  
于下不得自拔以稍異乎伎力之仕者非代之知人  
者之過歟伏惟閣下繇是從重臣出為行丞相寮友  
素負知人之鑒大而于人之傑小而毛髮絲粟之才  
皆網羅擗格使出門下為國得人之盛又豈春秋一  
卿知人者可以同日較小大哉某東越之鄙生也鄉  
舉於有司有司以為明經上諸 天廷 天子以對  
策高等隆其恩 除進士尹百里邑者自某始是以



承命以來不敢少負於學而性頗狷直甘與惡人仇  
不幸上官不右余直甘  
無上官誅求之困而

且處以鄉邦之地何其所遇反過厚耶領職五年以  
父憂去國之課無短少醜之過無漂注而漕府吏之  
論不明以其與陷課截替人氏同一罪也又何不幸  
也丞相下車之初蒙下漕府追辦宿業事理既白而  
小吏以賂為曲直不以公道行相旨而又幸天子誕  
布寬恩凡一切適課皆在釋放而其之職課未嘗逋  
也小吏又以醜課咨計未定例不解盜官之由夫金  
穀盜臣有奸國章者俱以釋去而課有勞而無逋者

乃在不釋也又何其大不幸耶閣下求遺佚於下月  
二年於茲矣而其不徠以一言望見閣下之顏色者無  
以上下之交也今其為業教授市中兒以苟免大飢  
凍之窘其窮可知已以閣下知人之盛過于文子又  
豈不以知人之明不明於營在位之赫赫而明於營  
其人流離困頓之際歟不然隱惻者遺章顯者舉又  
何異於聞雷而稱聽見日而稱明者乎春秋駸蕞在  
堂下有一言之善叔向引手上之其去閣下移居一  
隣之近而亦造閣下之門矣與堂下所隔寧幾何哉  
由是不避一言之警而贅布於左右惟閣下察其所



言有以推文子之知而一引手於堂下則東南之士  
或沈于下者幸已又豈其一人之幸哉

與同年索廉使書

古者天子之於諸侯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沿養老尊  
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  
克在位則有讓然天子之耳目不能遍觀而盡察也  
故每一州置一伯焉以佐天子之耳目而行其慶讓  
得一賢伯而許統諸侯不敢有侵虐之政政無侵虐  
而民無有不得其所者此古之賢伯係於時者重如  
是也今之守令古之諸侯職也今之肅政使古之州

伯職也守令之在位者恣培克也賢者失也老者遺  
也土地者不治也而朝廷不知肅政者不察間有一  
二自強於職上之所當慶者不得譽於左右則覆得  
所讓是非息白偽亂其真於是民有訴其冤者如訴  
於天不得已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鬼神遂致民  
氣鬱而不伸小則乖於一邑大則乖於天下長慮君  
子其不為之懍懍哉伏惟閣下出身以天子之賜  
進士閣下之任官以天子之寄耳目士有握扼不得  
展布者以為不得其時與地也今閣下之任得其時  
矣得其地矣而不以古賢伯之任為已任巡行州郡



入其疆宜得慶與讓者不知所慶讓焉民之爵不知  
所伸焉則閭下之得其時者與無時同閭下之得其  
地者與無地等而閭下之出身曾亦何優於旁岐雍  
進之人閭下之受官又何優於一州一邑之濫而弗  
治者哉某於閭下之浮沉異途而名則同年也棄官  
以來已無意於時事而僑居錢塘當北南之會人有  
自南來談肅政使者之政歷歷如指掌聞閭下行部  
福興已若干日而父老之望閭下未有所聞覆有所  
指議流言者亦可畏也恃吾同年故輒有布於閭下  
幸聞下察焉上有以佐明天子耳目之寄而下有以

塞閩南北行者之言也不勝幸甚

後秦運使書

某聞私門塞者公道達私事息者公事明公之與私  
陰陽水火勢也伸道之公者無他能自屈其私而已  
矣伏惟閣下以清德茂望由臺憲表臣當漕運之寄  
于兩浙臨政以來事之損益因革黜陟行嚴一以公  
為道苞苴請謁無所容徑窬私門塞矣持三尺平禁  
黜吏不得撓斲之私事息其私門私事一無以奸吾  
之公宜屬之吏效職而弗欺江之商海之民皆願出  
於塗而後役於其土大課運流宿垢剗剗最稱一上



除命遣下自官漕者來未之或聞也然而倉場屬吏  
厄通課者前後凡數十百人豈無是非枉直其中朝  
廷遣使廉問而訖不得其是非之公何也私之不是  
屈者公之不伸於天下也故其抱枉受抑之人或願  
決之于閣下者以公之道在閣下也其得脫刑禁與  
省部文符而去者已凡數十人而枉之大抑之久則  
莫如某也某以父憂去司令之職而司令之課曾無  
一二虧欠而吏持文深者猶枝蔓其罪不使得文符  
而去使公道不在閣下則吏者之言或得以移聽公  
道而在閣下則吏持文深之過也或謂彼數十人之  
去勢勿使之也閣下不以勢力屈公道則或者之言  
又過也故某不避僭罪輒敢自明一言于閣下惟閣  
下察之使枉之大者伸抑之久者奮則閣下大道之  
公不以某一人而累不然或者不以某病公道閣下  
亡所某能累也惟閣下以大道之公自任有以絕文  
深吏之過而解或之疑且以恕某自明之罪幸甚幸  
甚

穀齋銘

孟子之言穀致知力行之律令也射命中致知事志  
於穀力行事也致知力行為兩輪車不得偏而廢也



唐虞敬甫命其子之淳修業之室曰穀蓋以知行並進之功鞭之求銘於鄉先生楊維禎為之銘曰一拙失百巧廢知不可以不厲也百中滿一中闕力不可以不竭也巧之精貫虱力之滿飲石豈惟飲石寧落日於唐生穀其率

竹林七賢畫記

右七賢畫一卷王朋梅氏之作施景芳氏之藏也七人落筆而畫者一閣筆而思者二撫髭者二擁鼻者一背負床而面仰空者一非遊心於嶰谷叩山則湘水之斑斑淇澳之猗猗者歟按史七人者譙國嵇康

河南山濤瑯琊王戎陳留阮籍阮咸河內向秀沛國劉伶也共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者是也予嘗約史評之顯用於時者濤與戎也濤司人物之銓者十年粗稱得人然所甄拔隨上意向後先則未為忠直也戎徒善論於子房季札之間位總鼎司而惟務苟媚及晉亂乃欲慕蘧伯玉之為人至於握牙籌鑽李核其鄙有不足言者也如秀始有箕山之志而又入洛為時主所譏伶專以酒為務酒德之頌乃其失德之自著也咸又縱情越禮有不忍言者惟康以才俊氣豪而不免東市之及海內之士無不痛之籍



廣陵散之歎蓋以英雄自命不在劉項之下慨然有  
濟世之志者也使二子誠得時行志顧未知其所究  
者何如爾然吾又悲夫典午之養賢不在朝而在林  
也夫國無仁賢則國空虛典午氏之國不亦虛矣乎  
而後世又使李孔韓乘之徒相與跡其遺於竹林之  
而後其遺之所樂見者以賢之所樂聞者歎嘻至正  
後真可春三月三日會稽楊維禎誌

八年春 書錢氏世科記後

世科之稱有延於數世者而文藝之傳及三葉者寡  
談豈非裔裔固本於世澤而文藝之濟美尤得於世

德之至難者乎通川錢氏在宋淳熙迄于咸淳四世  
以經學領鄉薦者若干人擢春官第者二人世科之  
盛猶有未艾也而又有經學領延祐丁巳之薦於是  
入本朝且五十年矣錢氏之澤何其長也歟吾聞其  
鄉人俞日華氏曰錢氏之先曰聲遠公曰景高公者  
皆能當寇盜時守衛其鄉又力賊通川民免渡江避  
兵之患其鄉民則于今思之嗚呼此固錢氏之世德  
歟有世德者子孫必顯理之常也雖然予觀世之顯  
于孫顯以貴富不知務德而蓄子身以及其家者多  
矣則固不若子孫之貴且賢為顯為可久也此予讀



世科記而慕之又為之若其說云

濯纓亭志

有三客者會于雪溪之上濯纓之亭各陳所歌詩以  
白所志一客謂曰桃花一實三千歲不識人間漢秦  
世溪上漁郎何處來溪水東流復西逝一客謂曰荷  
為衣兮薜為裳飲沆瀣兮餐朝陽山蒼蒼兮水泱泱  
懷美人兮天一一方一客謂曰我所思兮思故人堯舜  
之主臯夔臣箕之顛兮賴之濱飲牛豈棄巢由民又  
謂曰鑿則圓兮枘則方尺有所短寸有長文武之道  
一弛張龍伸蠖屈安可厭常謂闕以質濯纓主人主人

曰一客之辭逃世之士之所志也二客之辭喪君之  
士之所思也三客之辭一隱一顯與時推移之士之  
所為也如用之吾道三也歟三客者退錄其辭者鐵  
崖道人會稽楊維禎主人者為中臺中丞公吳鐸也

雪巢志

雪一也而苦樂之情異焉何也清也寒也寒者不知  
其清清者不知其寒此苦樂之情之辨也上古未有  
室廬則民有槽巢而居者至陶唐氏之世尚有巢父  
之流以樹為窟與羽族同栖者吾想其巢當覆雪之  
巢與木稼同氷是有雪之寒無雪之清者也後世乃



有借光於賓者謂之雪窓致爽於高者謂之雪樓而  
又有假屋於巢假巢於雪者謂之雪巢是有雪之清  
無雪之寒者也吾所謂雪巢者崑之洪用氏治其栖  
室於雪鷗堂之陰者是也用居高門懸薄者幾  
世矣而無華靡之習炎赫之勢堂號取於雪鷗蓋富  
而能貧賤而能清者也其名屋於巢名巢於雪固宜  
雖然居其清於主與客接物之潔也處巢於窮陰  
寒之際一念之擴吾衣以及人之卒歲無以也食  
吾食以及人之朝夕弗謀也此又及物之仁之義也  
乎屢辱用觴於巢人固尚其潔已擴而為仁為義也

或懼弗及焉故因其請記而為之言且使賦雪巢  
不徒思於古之巢寒者也

桂軒辭有序

桂生秋依於巖蓋隱者之花也故小山之招者託焉  
代之誇郝林美燕山者非桂本志也包陽有桂軒者  
為馮君元卿之所築馮君有問學且有志於當世而  
不屑於仕進今老矣遂築是桂軒之所將以終隱云  
夫古之君子不必以仕為賢亦不必以不仕為高仕  
而不得行其志苟非時之為患耳仕而不得行其志  
苟非時之弗偶則材之弗良也方今 明天子在上



側席幽人如不及馮君幸生逢其時其材又非可以  
無用於世者方且惴惴焉深藏遠遁分甘與小山之  
招者同羣焉蓋與夫代之誇鄰林媿燕山之為榮者  
異日道也使彼揚揚露才竊一名以自哆又不足  
不致中踣而貽故林之羞則不止者聞其風亦可少  
媿矣嘻桂之軒人人得有也而有若馮君者之不媿  
於桂則甚矣是則馮君之才之號實世教之所繫也  
因其友程生之請為作桂軒辭二章其辭曰桂樹叢  
生兮軒之陽沐雨露兮含風霜王孫不歸兮春草歇  
而不芳軒中之人兮壽而康折瓊枝以為佩兮冷  
粟以為糧軒中之樂兮樂無央 桂樹叢生兮軒之  
陰虬龍盤拏兮猿狖嘯吟王孫不歸兮實勞我心招  
小山之客兮山之 叶燕何有芳兮鄰何有林軒中  
之樂兮樂無淫

藏六窩志

雲間錢子雲氏博學工文章才可用世有世不用也  
今老矣黃冠野服脫落世累飄飄然有神仙風致退  
而築一窩于鴛沼之上狀蓬蓬乎浮游于水澨若龜  
然於是命之曰藏六求予一言以為志予謂藏六本  
坡翁語坡以此言藏六子雲何失之可言哉嘻藏山



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而况藏六  
於一甲乎見者不斲而剗則鑽杖而扣之矣是欲遁  
而不得其遁者也是故珠假藏於蚌而蚌拆玉假藏  
於璞而璞剖又况假於身者乎此甲之靈於人而不  
靈於己者驗也子雲學道者吾請與子言藏曜靈晝  
而忽夜日之藏虛魄望而倏朏月之藏萬物闔於春  
養於夏成於秋而閉於冬是天地之大藏也天地之  
藏必有道焉放於六合而無外卷於一密而無內是  
乃大道之至藏也子雲學道而欲効失者藏其六也  
不既愚且勞乎子雲作而謝曰吾不敏吾將從子將

以闢夫大道之藏也藏道何如曰藏於一故曰藏於  
一萬事畢

新建都水庸田使司記

天地位而水為脈絡脈絡運而天地之功成古者水  
病民神禹氏治之功與天地等代之職水者雖小大  
不侔其得一日廢耶此周之匠人稻人漢之水衡水  
司空之官所由著而今之都水使者之司所由立也  
大德初司置平江曰行都水監泰定年改庸田遷松  
江以置不常人視為疣舍故棟宇弗葺寄署于他所  
至正元年重置司平江秩隆三品轄江東浙東西道



官與風紀重臣交調衙兼行工部事掾屬亦皆視司  
臬吏遴選郡縣守令咸受節制司之權崇勢重視昔  
有加八年都水使者左答納失聖公來謂今 聖天  
子切切焉以東南租稅之出重在三吳而三吳水國  
也故署都水司平江而官吏寄署他所事體弗稱先  
是請於朝得給官錢四萬緡仍得撥地郡治西財賦  
府故基若干畝於是鳩工庀材經營于是年十月八  
日不三月告完中堂弘敞挾室靚密幕司曹舍鱗次  
翼張房為繚垣前為崇閣氣勢突兀規模備具吳父  
老咸扶藜仰瞻嘖嘖稱贊以為不自意垂白復見是

司之新也既而羣工竣事長貳率僚屬位正新宇相  
與舉酒落成暮元僚沙君來請于維禎願有以記維  
禎考中吳水患自宋季兵部韓殿省郊曹父子經營  
規畫亦詳矣其溧陽五堰江陰十四瀆宜興大吳等  
瀆松江曰塘曰浦者凡一百三十有二志籍尚可稽  
也然未若我 朝知力足以興除其利害而德是以  
消其震盪滯息之變也大德間三江堙塞平章徹里  
氏濬治功成民到于今稱之邇者洪河暴決折而西  
北流 天子一念動坤載遣使沉璧而河復故道吁  
官辦水者上以 聖天子之心為心下以徹里氏之



功為功三吳之民尚有昏墊而無訴者乎抑相水之  
職本諸順天之理世未有順於理而利不興亦未有  
逆諸理而害能除者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  
事也行其所無事者順理也鯨之反是則以方命者  
何即皆鯨也可不懼哉左公字廷憲居憲府使雲南  
巖巖有風采奮髯之頃奸一膽盡落到官視民飢溺  
猶已是年十二月除浙東閩帥大使尚公有用字繼  
賢是年九月率字官副使散竹字質卿康公若泰字  
魯瞻是年五月除國子監司業僉事觀音奴公字國  
賓是年十二月除福建憲僉事王公仲溫字輔卿

磨李淑字公錫分事董後者掾史錢璠奏差蔡琳李  
振也繫之辭曰邈哉法象頌玄與黃坎德流長雷雨  
在上江河在下吐納陰陽維坎之德惠迪惟吉從逆  
惟殃帝憫下土具區茫茫忽焉震盪周官稻人漢司  
水衡利修于農叶爰設奇存保彼東方臬臣之良為  
天子使販負且幹不吳不揚相彼天時以順地理思  
肥海邦水居其壑土反其宅昆蟲蟄藏耕食鑿飲男  
蒸其作女修其紅叶年教屢登順成八方其蜡悉饗  
十職臣報功曰我水庸長發農祥作即反生

吏部侍郎貢公平雜記



至正十二年春三月書吏部侍郎貢公奉詔使江  
湖民陷賊者有曲宥之刑殘之家免以上賦朝廷  
又慮餽餉不繼賑貸不給發內帑錢三十餘萬錠俾  
公於稔地與民和糶公抵吳興論民有儲粟者聽自  
陳糶凡六萬有畸於時直益其斗之二先付直後納  
所直粟且下令曰朝廷以和為義官不得齊刑吏  
不得抱案差若等以三之與若一以和為義官府始  
笑之曰民疲久矣悍卒扣門叫囂猶不即奉命令若  
此事其可集耶公曰民為爾給者殊多矣吾今以誠  
待之彼亦以誠應我既而民果聽命相與議曰遠時  
物輸官而直不給雖給且垂橐而歸今公先與直毫  
髮不以干有司吾何幸也復與平斗斛使輸粟者自  
槩司庾不得高下其手縣吏與豪民有假是以漁獵  
者公微得之皆置諸法父老以手加額曰公之為政  
吾前未之聞也廼相與詰其求書其事于石以為平  
糶後法予惟管仲有輕重之權李悝有地力之教而  
平糶之法出焉大要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使民適足  
而已歷代祖之漢曰均輸曰常平唐始置和糶使宋  
有博糶使糶之科皆為美制而任之不得其人則亦  
無異於強取也今公以內帑錢若干不親有司之散



飲親與民市告以信令民之聽之若子聽父不三日  
飛艗輓船填塞津隘米積于地概不暇給米越月廩  
入於永寧秦定民不知擾而粟以盈數蓋得和糴之  
本法而足以宣上德意也豈非朝廷任得其人  
之勳歟不然彫城瘵郭富家豪室轉在草野救死且  
不贍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此其事為可書也已漢  
耿壽昌以平糴便益賜特爵關內侯公入覲吾見公  
之得賜爵也雖然賜爵一已利耳吾聞公有篋中書  
凡一綱二十目皆切於議大政決夫利害而天下資  
以為治者條陳于上寔吏部獻納職也嘻此其利  
吾人者可一二計哉又南父老之至望也公名師

字泰父宣城人起身胄監嘗為名御史云時江漕行  
省檢校李思義以省委來相糴事而郡監亦思哈公  
與有勞焉故共書之

###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名菱小字玲瓏自號抱節君其先為孤竹  
君之子曰元曰智見武王伐紂諱不聽遂不食周粟  
餓於首陽山且死召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世後當  
有不食飲者為吾女氏以救世之濁熱然未嘗奴鎖  
子婦之墮其節也越若干世為宋之元祐年果生夫



人夫人生而瘠如篋器成於將作匠之羅織巧慧其中玲瓏空洞無他腸又善滑稽圓轉雖與人狎其情邈然如木偶氏謂夫人者無益斯分而善之者則無肉荒長舌之禍也嘗見聘趙氏子克家奴畜之豫章黃太史庭堅聞其人作詩譴之以為憇臂休膝辱夫人而况又奴之乎夫人亦犯而不校夫人自以家世素清節終恥屈身於人鈔華絲枲弗之御雖荆釵棘簪之微一皆棄斥由王后嬪妃下至公卿百執事無不器重之召亦無不往然所在抱節終身未嘗少污其潔先是得長生文眎術於弄娥氏用能辟穀導引以應鼻祖氏之言其蹤跡詭秘當炎而出方秋即迷去囊括其身自比爾壺人或謂尸解竟不知其終

### 葛瓠壺志

葛瓠壺錢塘人世為縣刀筆吏其為人中空外無幅尺惟務園利突梯宛轉隨觸隨應混混乎如水中壺故人呼為瓠壺云瓠壺聞且喜曰瓠壺乎安知養吾愚福吾軀者非瓠壺也遂自名瓠壺凡他吏設厓岸出廉隅嘗欲為人辨是非曉皂白者其讐於人輒無利非徒無利又恒得禍咎致身貶祿奪若瓠壺之突梯宛轉利去節角潰潰妮妮無適無莫以糊塗天下



之是非皂白不惟無貶黜之禍而獲利恒十七八其  
行益園其名益完而其為得蓋厚而身故瓠壺務自  
名而又以教人為範之者仍遠既咎而邇富亡量人  
遂贊為吏師曰瓠乎壺乎吏之模乎胡不壺而執方  
之瓠以賤危之樞乎瓠乎壺乎九吏之模瓠壺最工  
滑稽言笑友土相鑒探人深府以達知其去趨善惡  
凡皆用以資乎園之利也晚年資鉅萬老為富貴賈  
翁云

抱遺子曰吾聞上古有葛天氏以至德大道馭乎  
世後子孫多恹恹懨懨鄙晉之時有抱朴子耗神傷

謂得大道瓠壺豈其齋耶然託大道和合於世至  
截去繩矩教人為園軟曲媚而大道病矣世且翕  
然師之吾聖人直內方外之教其遂廢矣乎悲夫

### 啞娼志

啞娼者錢唐娼家女也生無啼聲三闋歲不能言至  
十歲終不言咲則舒喙露齒怒則嗑嗑云父母決其  
啞無疑因呼為木哥月暗曰予門籍娼娼以音為伎  
今以啞若是何待乎欲棄之其父曰女雖啞於口弗  
啞於耳目手足也年及笄天質秀利中益警穎上鍼  
繡能教以琵琶箏篴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貴



富家諱所病而求其長輒與他名伎並進既筭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唐聞啞娼名求見即大喜倍九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非若所知也婦類以長言欺人之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人聞啞娼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娼寵顯門賈一飲食非啞娼不甘其私賀曰吾今而後知婦言之不入吾耳啞娼亦心自語曰不聾啞不家娜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玕不御諸姬雖心忌又咸得其不能言也

於主故又心幸之賈元婦既缺諸姬遂迎主音推娼為繼內數年為賈誣子者三長曰傅嘿次曰傳訖傳忍後傳嘿以陰重不泄得出入禁中且得美官啞娼受封號族至今推為婦師云

抱遺子曰予聞道家書有綠霞女以塵心墮世為啞啞娼者亦陰仙之質非歟然娼以啞病亦以啞遇誠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若爾借遇亦犯娼求其終榮者寡矣嗚呼士以語言文章遇主而訖以語言文章為身之仇孰愈啞娼耶



跛蹠誌

跛蹠粵中漁家子陸氏年九歲為商船掠賣陝西偉兀氏家越二十年侍其主至四明道過越悽然曰此吾父母邦也識其所居里曰丈五而忘其途人指曰其途抵丈五繇是請於主歸丈五認故廬故廬在問父母父亡母尚存也跛蹠覓見母持母拜且泣曰天也母也母也天也隣里宗族咸走聚觀跛蹠視其衣冠色具樣聆其語偉兀人驚一作警其奉以餽母者皆不適母口遂却曰我漁家婦非若番人族屬也省其足有陰痣覆其生年月日心豁然良是之母子又相持泣涕交橫下然終以儀狀異特言語乖戾又陰履其作奸偉兀氏而返為隣里宗族鈎連母又既贖他子且有孫跛蹠雖親母子向覆不親不與宿食依依不忍去遂排而出詣門耳返則捷其門不內跛蹠推其門笑而去

抱遺子曰母子之天在虎狼不失跛蹠所天二十二年復所失及復而又剛失之徒以衣冠言語惘疑利害為之閼也既認而戚之又戚所踈而復棄戚為異類至排而去之虎狼乎不如嗚呼母乎天乎跛蹠不子天不天也乎悲夫



七客者志有詩

抱遺老人嘗得斷劔於洞庭湖維氏子煉為笛又得  
古琴於赤城相傳賈師相故物得胡琴於太陵呂氏  
得管於杭老官人所云宋道君內府物又得玉帶硯  
一古陶甕一硯為文文山之手澤甕為秦祖龍藏中  
器也既而闢一室以居六者老人時燕居其中六者  
皆以客待之而又命之名焉以鐵笛形如龍狀而聲  
如龍吟也故名之曰洞庭鐵龍君以胡斛聲相近琴  
又主於律口噤以珠而聲又如貫珠然故名胡琴曰  
西域斛律珠以象出於象山而以其齒為管管又同

於筒故名之曰象山管氏同以故琴有焦尾材又  
如秋聲故名之曰赤城焦氏秋硯本石而有玉帶之  
且出文山氏故名之曰文山石帶玉古陶出於瀉池  
君之墓也盛酒其中經歲不變而折花其中又能自  
葩實不死故名之曰陶氏太古春書洞庭書西域者  
紀異也書文山者尊忠臣也書管同而不書道君書  
秋聲而不書秋聲書太古春而不書瀉池君以其所  
適非其主也老人古之廉士今之惟奇人也以不遇  
於世又自客六者之間而七焉總而頽客之所且七  
客者之寮客主道人而道人亦以客自目蓋相忘於



六客之間不知主為客客為主也說光陰者謂百代  
過客人託一室於宇宙之內雖主亦客爾人於形骸  
之外有主客之分是以物我相形而問問之智簷簷  
之言鋒然而起惟達者不與物競而與化往來至吾  
忘物物忘我主客何有哉道人既自志而且歌六客  
之詩曰有客有客來洞庭駕罔象兮駢奔鯨千年含  
景雙龍精玲瓏九竅羅天星莫邪出匣鏗有聲一鳴  
一止三千齡 有客有客來西域龍頭高昂頸雌霓  
腹如巴蚌鳳匪翼口呀夜光集月魄竒聲擘山推辟  
歷道人因之寫曾臆 有客有客來象山渡青海飛

金樽陪道主登玉壇吐星宿呈琅玕出入爪甲冰雪  
寒號鬼母驚神奸一聲吹裂虎豹關 有客有客來  
文山如金如鐵堅匪頑文山頽不可攀留爾亦足消  
群奸靜以安方以直帶蒼玉佩文石文星爛然守玄  
默 有客有客來赤城碧梧風裁光瓏玲音含太古  
文七星直如朱絲清如冰洗秋壑鳴秋聲金春玉應  
和以平 有客有客來瀉池皤然其腹蠢以癡曾經  
太古春風吹至今面肉凝如脂祖龍臭腐不足奇和  
氣自活千年枝



邠子又訪無夢道人於寄寄巢談世夢曰國人夢吹  
方翔不知夢之覺不覺無幸乃覺而旁觀之有夢大  
百神放五色綬光上掩三足烏烏告死兆牝母代不  
可弟兄嬪妾代不可訖磔死烏衣之國貴有夢入垣  
窬掣毒蛇力竭蛇斷不成寸轉覓黃姑五色緯綱血  
食飽溢已乃丐行粮猪俗餒而死富有夢啖七棗核  
絕粒為枯蛻蟬身輕旋匝城五百里在頃中期玉擲  
下九清而身腐於嚇為神仙有夢山木不妖曹呼用  
笑民間虐若銅頭鑿齒民無術可支植童項神一網  
掃迹皆化紅糞蛆鬼惟有夢兩膝金剛拄拄方鈞不

折刃令下曰膝痛孰愈頸即韋軟趨踞誣虎雖下舐  
不悼佞倖若是若不狀莫件姑以所見題吾軒曰觀  
夢韋先生有以辨吾覺於彼夢無夢道人噉爾笑曰  
子欲知夢者是夢庸詎知觀夢非夢又庸詎知是夢  
非夢之非非夢子將孰決決諸獻鹿氏吾又何分子  
夢吾將與堪坯子一息上者九萬萬襲于閭風角朱  
陵搏桑元氣之所舍見不夜燭龍照下土百萬億墮  
惡夢甚温平南者復內華胥氏之鄉子能從之乎邠  
子曰唯唯



孝子山東鄒平縣人名興字雄飛姓鮑氏其外太祖  
張公臨至元間由丘園官至祭酒布衣時讀書長白  
山中因以自號至今鄉人呼長白先生門人顯者為  
狀元張夢臣中丞張朴大參張誠李憲等允數千人  
興父幼育外家及聞長白公遺風濡染其流澤以奇  
童稱長掃除貴家子弟紈綺習勅身修行以讀書尚  
學為務至正間隨父宦遊浙上值兵變潛難於淞輒  
詭名氏逐時以事轉貨母王氏病罄資求名醫母喪  
三年守墓不入私室哀毀形骨文人不堪其難平三  
年服闋復理轉化術慮其父缺左右侍置大艫舟

其槨水物共載父隨寓為家父名隱字起之浮游  
湖海因取先裔玄真子漁柴號漁樵主者

鐵史曰陶朱公端木氏皆用世之才不幸仕亂世  
有不能周身者輒退而積居與時逐句然木闌二  
子孝而克養其志於父者也史氏載貨殖具四德  
曰仁曰智曰勇曰斷鮑孝子之轉化吾知其仁矣  
孔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於乎鮑孝子之仁  
豈直施於貨殖而已哉

李氏母死節志

至正丙申日兵部至河澗尚誘以金帛母抱女厲聲



辯曰某夫死忠也若輩負王侯號志國疆理而圖子女耶果辨真盜又何我儼耶有死從吾夫子地下誓不年衆同日生也遂與女投水死

楊子曰寇掠郡縣職郡縣者左手挈印章右手持告身羗跪而進以領偽號惟恐不及者懼一死耳使其人能死雖不林城郭真名節在母皎能日月之明也李氏母非受職男子也決其所欲有甚於生而遂舍坐爲男子不女者何以具鬚眉哉某人等或剖符大郡或珥筆近臣甘辱身於偽人之朝降節於叛夫之黨不知後得面目見李氏節婦哉



鐵崖文集卷一

鐵崖文集卷一





